



# 马可·波罗在四川

□王果



总是有人对马可·波罗的中国之行抱怀疑态度，究其根本原因，无非是马可·波罗笔下的元朝和这些人印象中的元朝相比，落差比较大而已。马可·波罗固然没有在他的著作中写到中国人写字用毛笔、吃饭用筷子，但著名的玄奘法师也没有写到印度人吃飞饼，以及其他一些有名的风俗习惯等，然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“证据”来否定《大唐西域记》吗？

当然，马可·波罗到过中国自有证据，最重要的证据就在他的著作里，即便是马可·波罗当年匆匆路过的四川，若不是亲身经历者，也决不能留下这样详细而惊世骇俗的记载。不信请看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中有关四川的一段。

## 壹

### 成都历史悠久

1287年的夏天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马可·波罗来到成都。马可·波罗此行的目的地是云南，只是路过四川而已。有关成都这个城市，马可·波罗写道：

向西骑行山中，经过上述之二十日程毕，抵一平原，地属一州，名成都府……昔是强大城市，历载富强国王多人为主者垂二千年矣……

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，今天的人们都知道，当年的人们未必都知道。马可·波罗不远万里而来，他也知道成都历史悠久，超过两千年，岂非怪事？显然，从历来喜欢“炫耀”的成都人口中，匆匆路过的马可·波罗也听说了，成都不是个小地方，不可等闲视之，它是一座历史悠久、向称繁富的名城，历代多有帝王经营于此，延续不绝竟然达两千年之久。今天看来，由于有金沙遗址等遗迹的先后发现，马可·波罗写到的此点，铁证如山，并非夸张，确属事实，不是坐在书斋里胡编乱造的人敢于下笔的。



成都安顺廊桥。(王果 供图)

## 贰

### 岷江航运繁忙

“有一大江，经此大城。江中多鱼，江流甚深，广半哩，长延至于海洋，其距离有八十日或百日程，其名曰江水。”

马可·波罗写到的大江，当然就是七百多年前的岷江，经过成都的这段江面又称为锦江。这条大江，岸阔水深，经过八十日或者一百日的遥远航程，可抵达大海，当年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所在。

直达东吴的万里航船，就停泊在江边的码头上，“水上船舶甚众，未闻未见者，必不信其有之也。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，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。此江之宽，不类河流，竟似一海。”一片繁忙、繁荣的景象，令马可·波罗也不知该怎么描绘，他只是反复强调：未经亲见者，必然难于想象，也必然难以置信。如此深阔的大江，如此繁忙的江上运输，甚至让今天的成都人也难以相信，不禁羡慕。

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，大量唐宋时期的文献可以证明，当年的成都锦江确实水深岸阔，码头上确实停满了往来东吴的万里航船，马可·波罗没有说谎，也没有瞎编。

## 叁

### 廊桥生意兴隆

马可·波罗还重点记载了当年成都城里河道上的一座桥梁：“城内江上有一大桥，用石建筑，宽八步，长半哩。桥上两旁，列有大理石柱，上承桥顶。盖自此端到彼端，有一木制桥顶，甚坚，绘画颜色鲜明。”一座廊桥，大理石为柱，木结构为顶，从桥头至桥尾，覆盖整个桥面，上绘五彩图案。这是典型的川西民俗建筑，今天到四川旅行的游客，不难在成都附近的各地见到。成都市区河道上的这座廊桥，若干年前已根据马可·波罗的描述重建起来，定名为安顺廊桥，桥头一端刻有一幅马可·波罗的画像，成为时隔七百多年，马可·波罗路经成都的一个纪念。

“桥上有房屋不少，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。但此类房屋皆以木构，朝构夕折。”当年，有很多生意人、手艺人，在这座廊桥上面谋生，一个接一个的摊档布列廊桥两侧，捏泥人、画糖画，百艺竞呈。这些摊档以木板木架构成，每天开市时搭建起来，闭市时各自拆除还家。

“桥上有大汗征税之所，每日税收不下精金千量。”因为廊桥上生意繁荣，交易量大，现场甚至还专门设有税收机构，每天收取的税费相当可观。马可·波罗的记录，通过一个小小的税务所，让今天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，当年这座廊桥上人来人往、生意兴隆的繁忙景象，和今天的旅游景区何其相似。而这一年距宋元战争结束，不过短短十年而已。



马可·波罗到过中国自有证据，最重要的证据就在他的著作里，即便是马可·波罗当年匆匆路过的四川，若不是亲身经历者，也决不能留下这样详细而惊世骇俗的记载。



安顺廊桥桥头的马可·波罗像。

## 肆

### 居民耕织为业

出了成都城，马可·波罗一路南下，继续他的行程：“出此城后，在一平原中，又骑行五日，见有城村甚众，皆有城垣。其中纺织数种丝绢，居民以耕种为活。”

五日的行程，若按古代日行30至40公里的速度计算，整整五天，马可·波罗都行走成都在平原南部的广大区域内，直至乐山一带。这里有无边无际的原野，有大大小小的村镇，有安居乐业的居民。这里的居民“纺织数种丝绢”、“以耕种为活”，非常准确地写出了当年四川内地乡村民众的生活状态，显示马可·波罗确实有相当强的观察和概括能力。

## 伍

### 爆竹惊天动地

五天行程之后，马可·波罗来到一个森林环绕、风俗迥异的地方，马可·波罗认为他到了“吐蕃州”。这个地方到底是今天的何地，人们虽不得而知，但马可·波罗记录的当地风俗，真实而生动，与今天四川西南民族地区相对照，完全准确，无可怀疑。

马可·波罗写到当地人的“爆竹”：“其中颇有竹，粗有三掌，高至十五步，每节长逾三掌。商贾旅人经过此地者，于夜间习伐此竹燃火，盖火燃之后，爆炸之声甚大，狮、熊及其他野兽闻之惊走，不敢近火。”

燃放竹子令其发出巨响，这是中国人的古老传统，当年的旅行者用这一方法震慑野兽，保障安全，也是合情合理可以想象的。“若无此竹燃火，爆炸作声，使野兽惊逃，则将无人敢经行此地。”“其声之巨，夜间十里之地可闻。”大概马可·波罗当年初闻此种巨响，也被吓得够呛，因此他又进一步写道：“我敢断言初闻此声者，必以为世上可怖之声，无有逾于此者！”这种旅行中的细节描写，就算当年中国旅行者的笔下也未见记录，马可·波罗无从参考，若非亲历而写得如此合乎情理，是难以想象的。

“如此骑行二十日，不见人烟”，这样，远道而来的马可·波罗渐渐走出了富庶的成都平原，来到了今天的川西南西昌、攀枝花一带，这里人烟稀少，旅程荒凉，当年的人们认为是荒蛮之地。这里被称为建都州，又称建昌，即今天的古城西昌一带。

“境内无纸币，而以盐为货币。”马可·波罗接着写道。川西高原南部历来都是缺盐的地区，为了盐甚至可能爆发械斗，这里的人们珍视食盐，用食盐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，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，外人难以想象。

以食盐作货币的具体办法，马可·波罗在书中这样介绍：“至其所用之货币，则有金条，按量计值，而无铸造之货币。其小货币则用盐。取盐煮之，然后用模型范为块，每块约重半磅。”当年这一带的居民，以大约四两重一块的盐锭作为货币，这在历代的汉语资料中未见记载，马可·波罗为我们留下的这一历史细节，值得重视。

## 陆

### 物产独有特色

建都州一带的物产，马可·波罗也很留意，他提到了这里出产的麝香、生姜、肉桂等，写道：“尚有不少兽类出产麝香”，“其地亦产生姜、肉桂甚饶，尚有其他香料，皆为吾国从未见者。”均符合当地的实际，也显示作为一个商人，马可·波罗对各地特产十分留心且敏感。

马可·波罗继续前行，来到了今天四川南端的边境一带，“骑行此十日程毕，见一大河……河中有金沙甚饶。两岸亦有肉桂树。”一条盛产金沙的大江，当然，这就是著名的金沙江。渡过金沙江，马可·波罗就完成了他在四川境内的行程，进入了今天的云南境内。云南在元朝又被称为“哈刺章”，马可·波罗写道：“渡此河后，立即进入哈刺章州。”整个行程记录一丝不苟，在没有网络搜索引擎的年代，谁也不能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写得如此准确，完全值得信赖。

（引文据冯承均译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）

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